

繁华与寂寞

再也不想一个人出发

看牙

◆ 赵 波

让思想拐个弯

◆ 顾 土

2015年的第一次出行，我是2月初选择从泰国的清迈坐巴士和船去老挝曾经的首都琅勃拉邦。琅勃拉邦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城，南康河与湄公河自城边交相流过。小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1560年国王迁都万象后，这里仍是老挝第二大城市和佛教文化中心。很多年以前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叶帅就对我这样介绍过琅勃拉邦这个欧洲殖民地小城，说那里很美，欧洲人很多，还有一个朋友是职业旅行家，他喜欢设计有着独特体验的旅行线路，在国内创办了一家户外运动俱乐部，爬雪山过草地、穿丛林走沙漠，转战祖

国大江南北，近几年行迹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柬埔寨各国。2014年初来到琅勃拉邦，开设了自己的第一间客栈，开始探索琅勃拉邦周边的庙宇村落和自然风光，为国内的旅行玩家和背包客们提供更多详细的线路攻略资料。我在他的网页上再一次接近琅勃拉邦。人总是在自己呆厌的地方去到别人呆厌的地方换一口新鲜空气。这样才可以回到原来的空间，继续生活下去。喜欢新鲜，但又留恋熟悉。我喜欢在陌生的地方遇到熟悉的朋友，喜欢在异国他乡打开我国内亲人主持的电台节目，让我爱听的他的温柔声音准时准点伴着动人的情歌回响在陌生的地方。

我在哪里，我爱的一些人和事就在哪里。习惯是难以改变的一种美好。一个在二十余年的生命时光里不停地在不同的城市和国家流动，有人问我还会对出行激动吗？老实说，我已经对一个人的旅行感到厌倦，所以在心里把今年年初的琅勃拉邦视为我最后的单飞纪念。以后的日子，还会出发还会旅行，但是会和喜欢的人还有最好的朋友们一起。不再是青春期漂泊者似的没完没了的浪迹天涯。以后的旅行，只希望是追随，追随我喜欢的人的决定，他说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不操心旅行攻略，不多管路线和食宿，只希望自己傻傻地开心地牵手与他同行，因为我知道他会带我到值得去的地方看到喜欢的风景。这就够了。看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与你携手同行。目的地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路上有他相伴。过程就是意义。这样的旅行一定是快乐的。而快乐就是活着的目的。现在是我最好的时光，没那么年轻，但满怀感恩。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这句话我从小就会说。牙疼就要看医生，所以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的一部看牙史。我因为从小生长在北京，家境也不算艰难，牙疼看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那时去医院看病最难的就是看牙，排队长、医生少、设施不足，而看牙的人又最多。好在我家的邻居中有位牙科的护士，之后又升任医生，看病托熟人也是我们几十年来从不见衰落的传统，每次牙疼，都是托这位邻居的福，免去了挂号、等待的烦恼。其实，那时在我的同学中也有不少是不看牙医的，牙疼到一定时刻，就自行解决，有的则是家长在一旁代劳。我听他们说，不妨用一根线拴住病牙，另一端绑在门把手上，将门使劲一关，牙顺势脱落。只要能强忍住关门那一刻带来的“哎呦”一声，撒点消炎粉，抹点酒精，凑合凑合就过去了。还有人用钳子，或者直接用手反复摇晃病牙。牙被拽掉之后，据说还不能随意丢弃，下牙一定要扔到屋顶，上牙还要丢进床下，寓意上牙往下长，下牙朝上长，如此才能生长齐全。关于养护牙齿的种种知识和措

施，都是在我一把年纪之后才出现的，从前只知道牙长得是好是赖，听天由命。那时有天包地和地包天之说，参差不齐的景象也不在少数，至于豁着两颗，缺了一颗，更是常态。镶牙的历史比较早了，可能由于电影、小说描述的结果，我们从小就认为镶金牙的多半是坏人，因为金是有钱的标志，而且张口就是金牙，形象也不佳。直至30多岁以后，在牙医的劝说下我自己也不得不镶了颗金牙，回过头一想才领悟，原来这只是材质的问题，与人品无关。牙齿与动物的年龄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也被借用来形容人，序齿、马齿徒增，说的都是年龄。实际上，人的牙齿与年龄也成正比，不然，年纪一增，怎么牙齿的问题会跟着增多？20多年前，我去口腔医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虽说开门前就已赶到门口，可那里的排队人群早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了，而且来自天南地北。直到市场经济以后，口腔诊所逐渐普及，普及到几乎与药店、超市差不多了，而且医院里最敢去的地方就是口腔科，设施最先进、等的病人也最少，服务又最好。如今我看病，最不怕的恐怕就是看牙了。

钢笔画世界

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

杨秉辉 画\文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年轻时所居之处，其早期作品亦多以该城为背景绘成。为纪念毕加索，由其秘书塞巴蒂斯创建毕加索博物馆，设于巴塞罗那老城区蒙特卡达大街上的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内，馆舍之门开启于一小弄堂之中，入门即馆舍，仅一株绿树置于楼梯侧之小塑料桶中。馆舍虽不起眼，馆藏却极丰富，收藏有毕加索各个时期之作品千余件及一些手稿、笔记，皆是研究毕加索的重要资料。

本埠生活录

金华寻古下篇

◆ 石磊

走乏了，找饭吃，沿水塘，一圈都是水岸小馆子，夹杂着几间麻将房。随便拣了间饭馆子，请老板炒个素米粉，整顿一碗马齿苋，看见老板夫妇自己的饭桌子摆在那里，还没有开始吃，一碗一碗的，浏览过去，就看中了那碗肉汤，浓腻得香，跟老板娘讲，那个汤，给我一碗行不行？不要肉肉光要汤。结果，诸葛家的老板娘，刮刮锅底，倾其所有，把伊锅子里的私房肉汤，全部给了我。谢谢天，那碗肉汤，香浓得，不知多少年，不曾喝到过了。我怎么会一眼就看得那么稳准狠的呢？隔日，抓个车，去武义，去看一个郭洞古村。这个村子，隐在群山怀抱里，所谓山环如郭，幽邃如洞，由此得名。请的司机一路有点小不安，说，武义是知道的，郭洞也知道的，就是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古村子，万一没有怎么办。结果是，人到山腰里，抓个老乡亲，一问，笑容可掬地答你，顺道一路盘上去，就是郭洞古村了。如果真有桃花源，我想，大概就是郭洞这样子的吧。一进村，满坡的翠嫩，湿漉漉的水塘，道光年间的水碓子，嘎嘎作响。坡里鸡鸣狗吠，自由自在，欢喜得简直一天一地。这个村里，几乎没有游人，村民们安然起居，真真日长如小年。这种活泼泼的古村，活化石一样，温美清秀，历历在目，有体温，有举止，有进有退，实在是好。郭洞还有一个大美，是它的龙山森林。那是我国离城市最近的一处古生态林子，竟然还有白垩纪的古树种绵延至今。据说，郭洞龙山古树，能够保存下来，在于千年的

严厉族规。砍倒古树，逐出家门等等罚规。慢慢把龙山晃了一遍，山道上，频频遇见村里老人，问问年龄，都在八十以上。山上下来，晃到祠堂跟前，狗狗横在太阳底下，舒舒服服卧在祠堂门口，边上的空阔里，晒着大匾大匾的干菜，笋豆，人间烟火袅袅，十分抚慰人心。宗祠底下，有这样的安详，列祖列宗们看着，亦是宽心的吧。于街边的小铺子里，小淘淘，古旧小玩意儿还颇有几件看得过去的，买个旧旧的，当地的婺州窑的小瓷瓶，买个民国兮兮的珐琅小粉盒，拿回家给包子看，小人对着那件婺州窑的瓷瓶，不住地点头。晃了两日金华，看了三个古村。小小郁闷的，是没有吃到什么可吃的。金华三件名物，火腿，酥饼，佛手，听着富裕，吃是真不够吃。惟一印象深邃的，是吃了一碟子腌猪脸，倒是真不错的香肉。再说一件零碎。于比较富庶的小城旅行，爱住当地人的那种精品旅馆，千篇一律的五星酒店，就尽量不去了。在金华，亦是拣了间当地最厉害的精品酒店，据说浙商里面，亦算是响当当的品牌。那酒店，设计得，角角落落，很努力的样子，连电梯里，都搁一把肆意夸张过的四出头的官帽靠背椅，整体色调取的是品蓝，真真妖冶。如此讲究的精品酒店，十分要命的是，屋子里，偏就有个醒目角落，摆卖安全套男女小内内的，这就千百种努力，统统荡然无存，一举跌回了底层商务酒店去了。没办法，这个不是破绽，这个是破了局。

西南的琐事尘语

2015年初的泰国行，我们一行六人，在曼谷玩后要去清迈。坐飞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个小时就到了。但我们想，干脆坐火车吧，由南往北，正好穿越泰国国境，把这个国家的风景好好看一看。请在曼谷的朋友事先订好了早上八点半的火车。作为领队，我早早地把一行人叫起来，六点半就从考山路出发了。但凡中国内地人应该都知道火车站是个什么样子，人山人海，兵荒马乱。我是在几个春节的时候坐过几次，见到的都是这个样子。近些年我很少在国内坐火车，不知道平时怎么样，可能会好点。我想象中曼谷火车站也不会清静。不到七点就到了曼谷华南蓬火车站。候车大厅穹顶很高，空间

开敞，国王像庄重地挂在墙上。大厅里空空荡荡，人不多，椅子也少，晨光洒进来，通透清润。我一下子就放松了很多，但还是纳闷，怎么这么少的人候车呢？跑去问工作人员，把票拿给他看，他说，没错，8点半，去清迈，就在9号站台上等吧。站台上等？不检票吗？我问。他说，就在站台上等，上车会查票的。时间还早。我们一行人悠闲地在车站小食店点了米粉，吃了早餐，还在旁边的西点店要了咖啡喝，这才慢慢地晃到9号站台。长长的站台，隔着铁轨，与对面的8号站台两两相望；周遭洁净，候车的木制长椅呈四面组合摆放，隔个二三十米有一组。旅客们零零星星，或坐或站，吹着清爽的晨风。我一下子就微醺了。在所有

的交通场所中，火车站其实是我最爱的，有微苦的诗意。在有风的清静的站台上，等待着一趟必然会来的火车。这种等待，纯然，让人安心，这是一种相当极致的旅行享受。这样的站台，我曾经在20岁时的甘肃柳园车站享受过，二十多年后，带着儿子在台湾的台中、枋寮两个车站享受过。我说是慢车，但其实这是人家叫做加特快的一趟列车。曼谷到清迈，总长851公里，火车沿线经过大城、南邦府等重要城市。从南部海边城市曼谷出发，一路向北，经过广袤的中部平原。大片的田野全是酥黄的稻杆儿，一棵树，或一丛灌木，绿油油地立在黄色的田野中间……读到这里的人可能想，泰国火车够老的，不是密封的，还能开窗呢……

诗歌口香糖

无题(397) ◆ 严力

- 在名牌衣物上落满的很多目光中
- 大多数目光都是赝品
- 文明的工程很艰巨
- 因为要炸掉人类体内上帝事先盖好的——连炸弹也无能为力的碉堡
- 我把劳动埋入土中
- 埋就是劳动
- 埋入就是为了滋生将来的动作
- 埋伏于手中的写作
- 向手之外的所有出击
- 可结果总是在证明它中了手的埋伏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397期

总是想得太多

话 伞 ◆ 戴蓉

看过《王牌特工》的人恐怕都忘不了那把能挡子弹又能发射武器的伞。它神奇的程度，已经快赶上《大闹天宫》里缉拿孙猴子的天将手中的伞了。当然那不过是给观众的热血加温的道具，而电影中的绅士特工Colin Firth在街头漫步时，拿的可是英国历代王室伞具供应商Swaine Adeney Brigg的伞。这个品牌的伞柄，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六甲白藤，或者橡木、乌木、樱桃木和胡桃木。生活在伦敦这种阴晴不定的城市，伞是必需品。一把工艺传统的好伞则是绅士身份和品味的象征。手工制作伞最珍贵，每一把伞细微的差别，恰恰证明了手工的妙处和可贵。我买过一把细竹骨架的绸伞，撑起来伞面很大，合上却细瘦轻盈。把伞转交给给我的人用依依不舍的口气说，做这把伞的人早已去世，不过即便同一个人，也做不出毫无差别的两把伞。历经风雨用了几十年的伞，颜色仍是饱满的正红，除了伞面一星半点的蛀洞，几乎看不出时间的痕迹。有人在网

上晒过一张Swaine Adeney Brigg雨伞的图片，伞尖的铜帽上有一点近似擦伤的痕迹，那是工匠用锉刀把固定铜帽的铜钉露出来的部分锉掉了。有点瑕疵才完美，此言果然不虚。据说以前的女子做旗袍，有人会特意多剪一点料子，订制一把伞来搭配衣服，其实低调的黑伞最百搭，刻意花哨反而身世可疑。李碧华的小说《青蛇》中，最后一章许仙转世，依然是眉清目秀的少年，拎着的却是最普通的雨伞。想当初他在西湖与白娘子初遇，撑的可是紫竹柄八十四骨的好伞。会是“天堂伞”吗？这种取代了纸伞和油纸伞的钢骨三折伞，和烫了发、戴墨镜，改穿牛仔裤和尼龙丝袜的白素贞还真是相配。英国洗涤、熨烫，保养雨伞的专门店。随身携带一把洁净、卷紧的伞，至今仍是许多英伦绅士的习惯。下雨天，到了室内或车厢里，如果人人都懂得把伞收好卷紧，而不是像拖把一样拖着，那真是进入文明时代了。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